

作家专栏

你用什么方法卷土重来

□ 刘锦涛

你用什么方法卷土重来?比如,你是植物,一株草,或一棵树。

千年前的一次地震,将一粒种子埋入地下,千年以后的又一次地震,让那粒种子重现江湖,令精于研究的植物学家欣喜发现了新的物种。无法跟踪一粒沉睡千年的种子,所思,所想,所遇,一千年,暗无天日的一千年,时间停顿,阴阳混沌,但它蛰伏着,活着。无法预知某件事物的消失,也无法预知消失的事物会在某个晨昏走上回归之路,是机缘巧合,还是命运的必然安排?不可用“等待”形容这漫长的时光,如有等待之心,必定绝望而死。这是报章上读到的。

卷土重来,有两个亲身经历的例子。十几年前,乡下的院落里多了一棵香椿树——是香椿而非一般的椿树,其芽可食。那是我的一同学送的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为此欢欣鼓舞。香椿炒蛋,凉拌椿芽,令春天有了别样的滋味,春日暖阳增添了更多的温情。我曾经著文赞美:“那个时节,我下乡更勤,为的是那几根椿芽,咀嚼之,唇齿留香。香椿的香,不是风吹过来的香——桂花似的香,兰花似的香。香椿芽,非咀嚼不得其香。”

慢慢地,情况有了变化。一不小心,香椿树长高了,长得耀武扬威,高不可攀,院子里的一大片地方,成了它的封荫之地。少了阳光不算,落叶飞舞,填塞了房子的落水管,某次大雨,雨水倒灌入房,排涝工作整整做了一

天。后来的一段时间,一遇下雨,便心有余悸。春芽之香,不足以抵偿心中之忧。再者,越发长高的树杆,摘食春芽已是难度重重。

终于,前年年末,下了决心,将香椿树锯了。一应枝干、枝叶打扫干净。阳光重回院落,眼前豁然开朗。站在阳光下,偶尔想那棵香椿树,当年将它请到宅院的欣喜,想到后来将它锯掉的决绝,心有戚戚。一棵树,一株植物,它何罪之有获刀斧之灾?过一段时间也就忘了,那棵香椿树,从未有过一般。

不料,事情尚未结束。到了第二年开春,被锯掉的香椿树周围,长出了小苗,家人赶紧摘其新芽尝鲜。到了初夏,小苗长高,方圆几十个平方米范围,长得密密麻麻。十月份,小苗已成大苗,长得高出人头,在院子西边筑成一道屏障,有一种密不透风的感觉。如不及时清理,三五年后将又成大树。

我始终没有弄懂,香椿树的新苗,是事先播下的种子破土而出,还是从根系上直接分蘖出来的。好像从未见过它的种子在院子里飘散。再说即使有看不见的种子,为何要等到大树砍了才有这样的蓬勃?如果是从根系上直接分蘖出来的,道理也一样,前几年没有这样的景象啊。

一棵大树被砍,无数棵小树破土而出,算是变本加厉的卷土重来。这是对人类行为的抵抗吗?仿佛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玄妙。

另一个方式的卷土重来,是关于麦冬的。

我是一个懒惰的人,当初布置这片院落的空地时,一心想的是方便打理。有人替我出主意,种麦冬。麦冬四季常绿不算,还有“唯我独尊”的性格,有了麦冬,杂草不生,少了除草的烦恼。

先是一棵一棵的麦冬整齐排列,零星的小草在缝隙之间求生。后来,麦冬慢慢将土地的缝隙遮盖,形成一张严丝合缝的柔软植被,小草便没了容身之地。这正是我所希望的,不用除草,一整片土地上,唯有麦冬,千篇一律,纯净美好。

时间长了,对这绿色植被有点厌倦,总感觉少了丰富多彩。于是在砍树的同一时间将麦冬铲了,也没想好铲除后如何处置这片空出来的土地,荒着。到了第二年春天,有一段时间没回老家,再回家,发现空出的土地上,已是野草一片,野花一片,莺歌燕舞地热闹起来。到后来,由开始时的各自为政变为扭作一团,相互拥挤、倾轧,不分你我。植物自有植物的性格,有的呼朋唤友,相互依存,有的孤僻冷静,特立独行。麦冬被铲之日,或许正是其他植物的重生之时。我所能看得清的是紫苏、苍耳、苦苣,扫帚草,小飞蓬。曾经种过虞美人,有几年不见踪影,现在也重新冒了出来。这是怎样一只播种的手,让这片土地变得如此丰富多彩。我这才明白,这么多年来,

麦冬在守护着这片土地,由于麦冬的存在,它们不见踪影,原来它们始终没有离开,一有机会,便蜂拥而至。它们是远道而来的,还是其种子原来就在这片土地里埋着,等待机会,一旦土地的格局有了变化,便乘虚而入,自以为为主人。相比之下,麦冬不像香椿,被铲了就是被铲了,即使根系依然留在土里,却再也找不到一丝踪迹。它们义无反顾,决绝而去。

世上植物万千,各有性格,眼前风景却令人深思。自前年开始母亲因为身体原因住到妹妹家去了,老宅便鲜有人住,所有的角落里都有野草野树冒出来。感觉所有的植物都在抢占地盘。野树中最多的是桑树和构树,越长越大,稍有不慎,便长成一棵大树,如放松打理,它们将反客为主,将我的家园弄得面目全非。

许多年前,据祖父说,这块宅地是他当年买下后,置地造房安家落户的。宅地原先的主人是谁,已无从查考。现在,祖父死了,父亲死了,什么时候它又将易主?未来,我的家园将以何种姿态呈现于世?“易”是一个永恒的命题。或许,野草群里的某一株小草,正是我六根未净的前世,混在草群里,来体察我的悲喜,行走于人间,我却浑然不觉。

我将一株小草拔起。我的身体的某个部位,会不会有隐痛?什么时候,我或许也将成为一株小草,随风而来,看看自己曾经的宅院如窥探他人的隐私。

南门茶座

“无比”幸福

□ 北风

几年之前的崇明城内,有一道风景线,那就是大街小巷到处跑的载人的手力三轮车。那时,所有的这一类三轮车,一律模样和颜色,一律使用气喇叭。至今不忘的,就是那短促而传得很远的喇叭声,以及蹬三轮车的工人那载了客人快乐地颠动屁股的样子。当时的三轮车,载客行程多半在三四里路之间,“起步费”最早二元,后来三元。一个三轮车工人,空着车在马路、小区里转悠,或者等候在人群聚集的场所,一旦遇见客人招呼,那个开心和得意劲儿谁也难以形容。接着,就是那屁股快乐地一颠一颠,就是气喇叭一路“叭叭叭”地响过去。可这样的活儿,终究是体力活,有时车上坐的又是两个甚至三个成人,大自然里还有风和雨,还有严寒和酷暑等等,他们都要对待和迎接。

载人力三轮车止于城内,已经有好多年了,而我那至今不断的三轮车情结,主要形成于师傅们接到客人时的那种无比幸福的样子。二元、三元的“起步费”,一天几十元的收入,要是和当时许多别的工种的收入比,那实在是低微的。可恰恰就是这样的收入,让工人们觉得满足和开心,而且愿意也愿意一年接一年地干下去。这样的无比幸福,我说在心理上应当首先来自于他们的“无比”即“没有比”“不比”,就是他们没有去和别的人、别的事情去作比较,或者说不去和别的人、别的事情去作比较,而是只看着自己,只看着自己手心里的二三元钱,只看着自己车轮子前面的一段路。

人与人之间,动辄要作一个比较,要比出一个什么高下、优劣之类,应该说仍然是我们国民的基本思维方法之一,而且许多人在这样的比较中弄得灰头土脸,灰心丧气,乐观、自信的情绪全没有了。这样的社会背景下,我们需要积极提倡“无比”“不比”,提倡不要动不动就和别人家比,同时向往因为“无比”而获得的幸福。增强大众的幸福指数,是我们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目标。这样的“目标建设”中,或许仅仅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由习惯于比而转向“不比”,因而就可以不费什么成本就能够获得无比的幸福。

心香一束

散步崇明

□ 朱颖

我随父母雷打不动的饭后散步传统始自小学。彼时农场人丁兴旺,国营商店,职工宿舍区沿街都是群众高谈阔论的聚集处。相形之下,阡陌纵横的田野更为辽阔而又静谧。杏柳依依的运河畔才是散步的最佳起点。沿途经过农场果园、奶牛厂以及万亩粮田,四时景致各异。

父母最青睐的健身道,便是这片我用整个童年都不曾走尽的广袤田野。粮田入口立有一座打谷场。红砖砌成的仓房浑朴得俨然砖窑厂,四围是灰素的水泥墙,大门不设特别的阻隔,有种随时待命的包容。在仓门旁的矮冬青旁脱下鞋,我们仨就心无挂碍地赤脚踏上被烈日曝晒了一整天、余热尚存的田埂小径。泥路的表层是细腻且柔软的白色细土,时不时有小丛的墨绿野草调皮地钻出浅土,脚底的触感便有可爱的酥痒。泥径素日里有作业用途,所以常有深刻的车轮痕。我就喜欢踩在突起的纹路上,踏下的瞬间,脚踏实地感受就绽放在脚趾尖,通过神经散布浑身。父亲说的提气,估计正是此感。一路不乏各类生灵作伴。田埂的边上肥圆四走的刺猬,秧苗地里无忧啼鸣的野雉,沟渠边展翅低飞的鹭鸶,皆触手可及又秋毫无犯。

夏日时节,万物更显兴盛。良田万顷稻浪滚浪,麦走涛。我最早对海浪的理解不是脱胎于此。后来读到良苗怀新和正脱粒两个词,我眼前总能呈现这幅夕阳尽洒稻麦的景象,甚至鼻中也会忆起温煦的穗香。由于毗邻奶牛场,浓郁的鲜奶香也混杂在粮草的馨芬中。父亲说连成片的田野更易于机械化劳作,尤其是玉米,既是粮食,又可做饲料。果然在靠近奶牛养殖场的区域,挺拔饱满的玉米秆队列庄严地伫立田间。每个玉米都包裹在

厚实的青色包衣内,等待着采收。其实,若非这些果实傲娇地昂头探出叶片,作为植物学粗才的我,绝对分不清崇明甜芦粟和苞米之别。同理,农场果园内的桃花和杏花,自留地菜园里的青菜花和油菜花,至今于我仍是道会出错的选择。

与奶牛场的相邻处有一道水系,临水栽满防风白杨,间有桑树,桑为人工种植亦或自然天成未可考。只记得之后每年的清明雨过,都会跟着母亲来采桑葚尝鲜。至于桑叶,那更是天然宝物。五年级直至初二,我年年养春蚕,靠的都是这片桑树林所产的有机口粮。

暑日是棉花田翻耕时,清淤的扁舟会将河道淤泥块填入用于轮作的空地。那泥本是自沱沱河、三江源一路俱下的游客,在长江尾终成了沙洲的奠基人。每一步将脚掌覆于黑泥之上,有股踏遍长江流域,“君住长江头,我住长江尾”的沧桑感。这些埋于江底的泥沙在艳阳连日曝晒后依然清凉静,暑热自脚底便可消去大半。夏至过后,父亲就不再让我光脚踩这些河泥,避免“夏至一阴生”的寒气就此上身。

少年时光就这样在农场的漫步健身走里度过。迈入青年的我坐着崇明渡轮进入市区。求学和成家的人生阶段不断进阶,我依然保持着晚饭后散步的习惯。离开了孤悬长江的岛屿,城街巷道的霓虹市替代了乡野村居。

2020年我所组建的小家,将居所和散步路线定位于离家乡崇明长江口很近,离黄浦江也不远的长兴岛。2022年城区朋友在清早抢菜时,都不忘羡慕和问候下我在长兴岛院子里丰收的豌豆与莴笋。

长兴岛整体狭长,环岛江堤的风光东南西北各不相同。长江第一滩所在的东南岸,面向着东海入海口,遥望



《立夏·金鳌侧影》(油画) 陈健

横沙岛。夏日晚间待潮水退去,岸上石板便会被长江铺设下一层层细腻的波浪状水纹。儿子细观研究后确定是江中的细沙所致,退潮后经日晒凝固,乍看还以为是巧匠雕刻下的肌理。与我记忆中的淤泥不同,这细沙白若晶霜,放眼看去有白沙滩成片的错觉。

岛屿的东北岸北眺崇明本岛。仰头便是横贯江心的长江大桥。因为不少青年导演的电影在此间取景,很受岛民和外岛游人的偏爱。江风拂面的暮色里,青苔滑腻的坝石下,新生产苇根处所云集的横行小螃蟹总能让顽皮的孩童尾随着“眼前道路无经纬”。因风鸣咽的江面轻拍堤石,倒映大桥的通明灯火,大有春花秋月夜的即视感。月光下,缓缓转动的风能叶片俯瞰着先民同知青相继栽下的杉榆桑桔,令人不免要感叹工业与自然相映成趣的造化。

父母退休后选择从市区搬回崇明

老宅居住。去年仲夏夜,饭后全家一如往常散步,队伍从原始的三口之家扩充到了老中幼五人。拓宽的环岛运河边,乡间月夜把人语声浸润在蛙声虫鸣之中,交融得难分你我。就在芋艿和毛豆地界的沟渠上,霎那间,我被灿漫逼人的萤火所惊艳,许久不忍离去。这是我相隔30年后于崇明再见萤火虫。孩提时为逮住一只萤火虫能囊萤于床头曾经激动得一夜无眠。如今,这成片星眸闪烁的蓝黄萤光把童年的自然记忆复刻如昨,胜却半生所见过的月夜盛景。久违的儿时雀跃之情随着飞舞的萤火激荡于胸。

少年时的散步是看着自然的画笔在田间原野的挥洒,青年时的漫步是见证文明的彩笔在繁华深处流连点晴,中年时的徒步是置身于生态的砚笔在灯火阑珊处的写意。看着母亲和父亲并肩地走在村野间,我恍惚间重返了少时的长夏,无忧寡虑地信步四野。

诗韵悠悠

《坐在这里》

□ 王玉华

春天隔壁
翻页的东风
追着门,立起窗

寓言什么颜色
她笑起来真好
看起来真好笑的理由
懂
四十和弦的BGM
二十多年的隐喻
……不言自明

花香卷起来了
向内向外
状态放空自我
状态二视角的天际线
最美